

中华历史人物传记大系

8

主编 / 骆秉全

现代

XIANDAI
HOUHEI
XIAOXIONG ZHIZHUAN

绝对真实

泉雄全传

维文出版社

967
中华历史人物传记大系

现代枭雄全传

(第八卷)



A1002370

维文出版社

目 录

青海恶狼也称王——马步芳 (1)

马氏家族一门数屠夫，自清末马海晏以降，中经马麒、马麟不断壮大，至马步芳、马步青兄弟，已成盘根错节、只手遮天之势，偌大的西北数省，几乎尽入马氏魔掌。马家三代，奸诈残暴，为祸地方，其中尤以马步芳为个中枭首。

马步芳自幼从军，深知武力是征服世界的根本，他积极训练嫡系部队，培养死党心腹，大力扶植精锐骑兵，以此将魔掌伸向西北各地。

马步芳心机深沉，狡黠伪善，他上与国民党虚与委蛇，下则以愚民之策奴化民众，他千方百计掠夺矿产、垄断商业、坑害牧民、排斥异己、欺行霸市，他嗜财如命，将偏僻贫瘠的青海刮地三尺，一省财富几乎尽入其私囊。他背靠老蒋，长期与革命力量为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切齿。

在他得意忘形地坐上了西北军政长官的宝座后，一

野大军卷席而至，兰州一役，几乎全歼其精锐部队，他苦心经营多年的独立王国一朝倾覆，鹰犬爪牙，如鸟兽散尽。昔日不可一世的青海王，匆匆流窜于异国他乡，丧魂落魄而终。

祖宗俱悍匪 扯起大旗占山头	(2)
当面装孙子 背后出阴招	(8)
围堵西征红军 穷凶极恶杀人如麻	(12)
军政大权一手抓 奴役百姓不遗余力	(19)
血腥统治见成效 辣手霸西北	(26)
魔王嗜财如命 盘剥百姓无人道	(41)
兰州战役输光赌注 暮年命丧异国	(54)
阴狠军阀——赵恒惕	(62)

赵恒惕是岳北豪绅之子，自幼习书，但是应试不中，誓不侧身科场，就是如此一个人物，却凭靠十分到家的阴狠手段，开始了起伏跌宕的一生，跻入众多军阀之列。他东渡日本，成为同盟会员，捞了个新军协统头衔，又借援湘之机，委身谭延闿，做了他的心腹干将。水涨船高，赵恒惕紧随谭延闿之后步步高升。一旦他手掌湘权，羽翼渐满，便大玩恩师谭延闿，利用程派军人，制造了“逼官”闹剧，上台主湘。可怜程派军人，只是他阴谋中的一个“棋子”，用完即毁，或杀或撵，全部清洗出局。

为了保住头上乌纱，他以“联省自治”为对内的幌子，对外的挡箭牌，却没有挡住老奸巨猾的吴佩孚，于是他故伎重演，跪伏吴佩孚膝下，投入北洋军阀的怀抱，继续做他的“湘人治湘”梦。

他主湘6年，昔日鱼米之乡已是满目疮痍，“湘人治湘”倒成了“湘人祸湘”，军阀本质暴露无遗。可谓异曲同工的是部下唐生智，同样上演了一幕“逼宫”戏，素以阴狠奸诈见称，把持湘政6年之久的赵恒惕，不得不逃离湖南，结束了他在湖南的统治。

在军阀混乱中崛起，又在军阀混战中覆灭，赵恒惕也不过历史舞台上一匆匆过客，终归世尘。

同盟会员 新军协统	(63)
援鄂左翼军司令 谭延闿心腹干将	(64)
反袁驱张 初掌湘权	(66)
手法阴狠 倒谭逼宫	(68)
“联省自治”一场春梦 附北拒南仰人鼻息	(71)
赵福神天良丧尽 湘民苦海挣扎	(83)
一手操纵省长选举 “魔鬼”披上护身符	(87)
谭赵二人恩断义绝 昔日冤家再交手	(94)
张贴“四斩令”血腥屠杀 恶魔凶残显本性	(107)
“佛将”逼宫 湘首出逃	(116)
穷途末路 逃至台湾	(120)
 民国风云人物 蒋介石的领路人——陈其美	 (123)

他是与孙中山、黄兴同等量级的杰出领袖，辛亥革命时在上海发动起义，三十岁出头便成为民国上海第一任都督；他是蒋介石的大师兄，正是靠他，蒋介石才加入同盟会，受到孙中山的重视而飞黄腾达；他是陈果夫、陈立夫的叔叔，二陈在民国政坛上能始终不倒，与他有莫大干系；他是上海滩青红帮大哥大级人物，又和当时的江浙财团联系密切，在上海滩呼风唤雨，跺一跺脚地动山摇，民国年间的诸多革命先驱、政坛豪杰都对其敬佩万分，他就是民国创建的风云人物——陈其美。

陈其美年少有为，敢想敢做，往往谈笑间解决难题，他刺杀政敌的手法，灵活多变的政治手段，广泛联系，拉拢盟友的政治权谋有许多为后来的蒋介石所运用，要研究蒋介石，不能不首先研究陈其美。

少负奇才 胸怀大志	(124)
闯荡上海结识群雄 东渡日本倾心革命	(132)
成为上海滩革命党人的核心人物	(144)
武昌首义成功 英士趁势而起	(157)
领导上海起义 沪军第一都督	(167)
发动二次革命 被迫流亡日本	(173)
革命党的二号人物 孙中山的左膀右臂	(183)
革命尚未成功 英雄为国殉难	(191)
湘系军阀开山祖 民国官场不倒翁——谭延闿	(198)

目 录

谭延闿是民国官场上集士子、官僚、政客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从清末到蒋介石统治时期，政坛风云复杂多变，谭延闿宦海浮沉，几落几起，以谋杀革命党起家，又以革命者的身份成为湘督，暗地里却与旧军阀势力相勾结，人称八面玲珑的“水晶球”。

数十年的磨练，谭延闿精擅仕宦之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宦途名言“混之用大矣哉”传颂一时。他貌似浑厚而城府极深，外表迟钝而内心机敏，曾做过国民政府主席，最后官至行政院长。别人给他的祝寿词“写几笔严嵩字，做一生冯道官”，可谓对其一生最准确的概括。

三湘第一会元 清代最后翰林·····	(199)
成为立宪首领 日渐倾向革命·····	(203)
辛亥革命上下其手 除掉对手执掌大权·····	(208)
“水晶球”八面玲珑 处夹缝周旋各方·····	(215)
昙花一现“开明专政”被逼下台退隐瀛台·····	(219)
瞅准时机驱汤反袁 东山再起二次督湘·····	(234)
驱张反段再度出山 湘省自治三主湘政·····	(241)
追随中山先生 为革命建立功勋·····	(248)
依附蒋介石 政坛不倒翁·····	(254)
谭延闿趣事种种·····	(264)
北洋霸才 文武兼资——徐树铮·····	(269)

徐树铮是北洋政府中一度呼风唤雨、名震天下人物。他是皖系的灵魂和智囊，段祺瑞手下的最得力的心腹干将，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起过非常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

徐树铮足智多谋，人称“小扇子”，段祺瑞为代表的皖系一度入主中国最高权柄，这其中徐树铮功不可没：他策划起草通电逼宫，给清王室以致命的最后一击；力阻段祺瑞拥袁称帝，使段得到“再造共和”的美名；怂恿张勋复辟，力主武力统一南北，更可以看出徐树铮的胆大妄为和诡计多端；正因为如此，段祺瑞视其为左右手，倚之如股肱；反对派视之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因为其人锋芒毕露，四处树敌，最终难逃死于非命的下场。

少年才俊矢志救国 得遇段虎进入军界	(270)
通电逼宫露峥嵘 深谋远虑阻帝制	(274)
挑起“府院之争” 策动张勋复辟	(284)
摇旗呐喊武力统一 四处树敌被逼下台	(295)
运筹帷幄 外蒙撤治	(307)
直皖战争 生平最大失败	(316)
支持中山先生 力促孙段联手	(325)
壮志未酬 遇刺身亡	(329)

青海恶狼也称王

——马步芳

点评：

马氏家族一门数屠夫，自清末马海晏以降，中经马麒、马麟不断壮大，至马步芳、马步青兄弟，已成盘根错节、只手遮天之势，偌大的西北数省，几乎尽入马氏魔掌。马家三代，奸诈残暴，为祸地方，其中尤以马步芳为个中梟首。

马步芳自幼从军，深知武力是征服世界的根本，他积极训练嫡系部队，培养死党心腹，大力培植精锐骑兵，以此将魔掌伸向西北各地。

马步芳心机深沉，狡黠伪善，他上与国民党虚与委蛇，下则以愚民之策奴化民众，他千方百计掠夺矿产、垄断商业、坑害牧民、排斥异己、欺行霸市，他嗜财如命，将偏僻贫瘠的青海刮地三尺，一省财富几乎尽入其私囊。他背靠老蒋，长期与革命力量为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切齿。

在他得意忘形地坐上了西北军政长官的宝座后，一野大军卷席而至，兰州一役，几乎全歼其精锐部队，他苦心经营多年的独立王国一朝倾覆，鹰犬爪牙，如鸟兽散尽。昔日不可一世的青海王，匆匆流窜于异国他乡，丧魂落魄而终。

祖宗俱悍匪 拉起大旗占山头

青海马氏家族的核心成员主要包括马麒、马麟、马步芳、马步青等两代4个人。其先祖世居西安，繁衍生息，成为当地有名的望族。在分家析产、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有一支迁移到甘肃河州（今临夏）柴墩岭定居。随着人口的增长，逐渐发展到西乡莫泥沟（也作摩尼沟）一带。到马海晏一代，已开始从政坛上有所发展。

马海晏字清庵，生于1837年。其父马兴旺，生有7子，马海晏排行第二。马麒、马麟是马海晏的长子和次子。马兴旺祖上务农，不足温饱。马海晏青年时期，开始往来于兰州、河州之间，以“驮脚”为业，与各民族商人接触频繁，见闻日广。后来稍有余资，即从事商务贸易，往来于陇、陕之间贩运货物。当时，陕、甘匪徒出没无常，道路不宁，马海晏遂习武自卫，往往以“流星锤”致胜。不到几年，家道渐富，遂改业攻读《可兰经》，致力于伊斯兰教的教务活动，在回族同胞中声誉日隆。

1864年，陇上回民纷纷发动反清起义。清廷为羁縻笼络，委循化撒拉族新教首领马桂源署西宁知府，委其兄马本源署镇标游击并代西宁镇篆务。尽管如此，撒拉族首领马文义仍在河湟各处发动回民，不断掀起反清斗争。这时，马海晏投靠河州花寺门宦大阿訇马占鳌，积极聚集力量，待机起事。1867年起，马占鳌开始割据河州，大张旗鼓地从事反清活动。马海晏每战总是奋勇当先，引人瞩目。很快，马占鳌便与金积堡的马化龙、肃州的马文禄和循化的马文义联成一气，纵横陇右，严重地威胁清政府

在西北的统治。

清政府在镇压了东南的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反清活动后，令陕甘总督左宗棠督率湘军平息西北回民的反清起义。迭经恶战，湘军终于在1870年11月攻陷金积堡，捕杀了声势最大的马化龙及其部众。随后大举西上，进攻河州。

1872年2月，马占鳌率部在太子寺南新路坡与湘军会战。马海晏出奇致胜，率敢死队约300人，携带水壶和土块等，在黑夜潜入湘军阵地新路坡的山地，利用地形，迅速筑起一座掩体堡垒。时天寒地冻，工事极为坚固。湘军发觉后，即仓猝进攻。马海晏从容应战，以半数人专事射击，半数装置火枪弹药，居高临下，弹无虚发，以致湘军死伤枕藉。前敌凉州镇总兵傅先宗愤怒异常，亲率大军督战，因其暴露目标，被马海晏瞄中击毙。记名提督、前广东高州镇总兵徐文秀，急起迎战，亦致身死。两主将先后死去，湘军军心大乱。马占鳌及时指挥部队猛攻，马海晏也率所属奋力冲杀，此呼彼应，使湘军全线崩溃，被迫后撤至洮河沿岸，损失惨重。事后，马海晏常夸耀其战术为“黑虎掏心”。多年之后，马麒、马步芳也常以此炫耀于人，作为部属的“典范”。

马海晏在大胜之余，本拟继续进击。但马占鳌认为马化龙部既已覆没，孤军奋战，恐将步其后尘，决定改弦更张，接受招抚。马海晏初尚踌躇，及至听到马占鳌的一番高论后，深感其见解颇为高明，遂同意马占鳌前往左宗棠处请降。湘军闻讯，喜出望外。1872年3月，马占鳌派其长子马七五等10人，日夜兼程驰抵湘军大营称降，并献军马50匹。左宗棠以事出意外，立即出面抚慰，大加赞许。马七五在湘军大营镇静自如，应答如流，使左大为惊愕，以七五系乳名，赐名“安良”，勉其除暴安良，并嘱其矢志向学，给以“翰如”字名，令其返回河州后，让乃父

马占鳌亲身来见，切勿恐惧。7月，左宗棠以大局平定有望，将湘军驻地由安定移至兰州。马占鳌率马海晏等首领前往晋谒。占鳌等自缚其臂，备梅花鹿一对，以红绸制成横幅，上书“天下太平”四个大字，挂于两鹿角之间，缴纳武器枪矛14000余件，马骡4000匹。左以马占鳌等可为利用，“以回制回”，宣布既往不咎，责成其在湘军将领刘锦棠指挥下，转战河湟地区，作为前驱，为国效力。

1894年，时任新疆喀什噶尔提督的董福祥，奉命率甘军北上。这时马占鳌已死，其子马安良继任三旗管带，马海晏升任中旗旗官，随董部进驻蓟州。1895年2月，循化地区的新老教派之争趋于激烈，清政府措置失当，酿成又一次“河湟之变”。董福祥受命带领马安良、马海晏等从北京前往镇压，他们秉承清王朝意旨，大肆屠杀回汉群众，残酷地镇压了此次事变。马麒兄弟参与其事，清政府认为马麒等忠勇可嘉，准其带队救民，协助地方兴办团练。八国联军进逼北京后，董率所部与义和团并肩战斗，在廊坊一带顽强阻击，打退了八国联军的多次进攻，迫使其逃回天津。清宫“西狩”（从北京向西安逃亡）时，董福祥令马海晏等部驰往护卫。马海晏路经宣化时，因病逝世，终年74岁。慈禧顾念马海晏效忠有功，追赠记名总兵，其遗职由长子马麒继任。

当慈禧一行经晋南由风陵渡过黄河时，风急浪高，慈禧面露难色，马麒等挺身掌舵，博得慈禧赏识。抵西安后，马安良率马麒等日夜巡逻，不遗余力。此时，马部总称“西军”，总兵力约10营。《辛丑条约》签定后，董福祥因被八国联军指控为廊坊阻击战的元凶，被迫辞官归返故里。马安良随之任甘州提督，称雄一方。马麒颇为钦羡，经过多方活动，1906年7月，马安良保荐马麒为花翎副将衔循化营参将（相当于上校）。马麒就此发迹，

势力发展到整个循化地区，取得了对循化和巴燕戎格回族、撒拉族的领导权，奠定了日后封建统治的基础。自此，马麒与马安良以及后来成为宁夏马氏集团核心成员之一的马福祥并称为河州回族三大户。

辛亥革命爆发后，濒于崩溃的清王朝，为挽救其垂死的命运，于1910年调伊犁将军长庚任陕甘总督，令其会同新任陕西巡抚升允纠合甘军，反扑陕西革命军。1911年8月，长庚动员甘肃回、汉军合力攻陕。马安良与已自成一系的马麒一道，引诱河州及循化、巴戎一带的回族、撒拉族大批农民投军，在充实原有军队的基础上，组织起精锐马步14营（旗），共约7000余人。还动员官兵亲属随军出征，谓之“跟营”，人数约2000人。马麒拥戴马安良为总统，自任帮统，充当镇压革命党的武装起义、效忠清王朝的鹰犬。11月中下旬，马麒率7营兵力，以其弟马麟为游击前锋赶赴宁夏，镇压会党首领刘华堂发动的武装起义。辛亥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马麟前锋直指宁夏城南门，与反正的管带（相当于营长）牟宪章接触，牟立即投降。马部随即攻克宁夏城垣，杀害了唐纪芳、刘福大及刘复太、黄连升、夏梓等革命志士和群众300余人，暴尸街道，血水横流。马麟还放纵部属大肆抢劫财物3天。灵武、平罗一带，亦深受其害。马麟又借办善后为名，捕获富有人家100余户，严刑勒索财物，极俊残暴苛酷之能事。经此浩劫，宁夏自清中叶以来所积蓄的元气，摧毁殆尽。马麟所抢财物，满载大车100余辆，托词辎重，绕道运往河州故里。

辛亥革命以后，甘肃共和政体甫告确立，各方实力人物无不乘机攀援，争夺地盘。

马麒原拟趁西宁镇总兵张定邦调任他职，马福祥因服丧不能到任之际，谋取该职，以便脱离马安良，独树旗帜。于是，马麒

请马安良出面保荐，并向赵惟熙说项。大功将成时，事为省临时议会议长李镜清获悉。李深感马安良平日骄横跋扈，对其素有恶感，加上对赵惟熙亦有积怨，致使马麒未得升迁。马麒心中甚为愤懑，便怂恿马安良大肆攻击李镜清。这样做既显示了对马安良的矢志拥戴，也是为剪除个人仕途前进的障碍。

恰值此时，宁夏人民派代表来兰州控告马麒奸淫掳掠、惨杀无辜的血腥罪恶，请李镜清转赵惟熙负责查办。李激于大义，以议长身份，全力支持，要求甘肃都督严惩马麒及有关人员。但赵惟熙为拉拢马麒，不予查处。李因此更为气愤。他还公开提出“防止军人干政和裁兵节饷”等主张。马麒认为李氏此举是出于排斥回族的狭隘成见，决定俟机剪除。适逢兰州部分驻军哗变，马安良调马麒兄弟进驻兰州，策划镇压。马麒借此公开要求李镜清解释兵变的原因，形势立见紧张。甘肃布政使彭加英、巡警道赖恩培等深恐激成事变，乃出面调解，但马麒拒不接受。彭、赖等唯恐李镜清突遭不测，派骁锐军统领崔正午接李在其军中加以保护。李认为不够安全，要求回故里暂避。崔正午派马队 20 人护送其回狄道（今临洮）。

狄道偏处省城之南，是西军驻防的中心，这为马麒暗杀李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李镜清避居狄道后，马麒给马安良写信说：“李某虽去，而雄心不死，且党羽众多。此人不除，我军必有不测之祸。”定下了杀李的决心。

在马安良的同意与支持下，马麒经过周密准备，指使管带马同派出兵痞 5 人，各怀利刃，由兰州潜往狄道，先是化装乞丐弄清了李镜清的住处。于 1922 年 7 月 17 日夜，越墙而入，暗杀了李镜清。李镜清时年 41 岁。事发之后，激起临时议会的公愤，且震动陇上。甘肃省议会推选代表和李的亲属同赴北京上告，要求剪除马安良等人。而袁世凯此时正忙于铲除各地革命党势力，

为当正式大总统、巩固独裁统治创造条件，且以陇事遥远，何况马安良也表示竭诚拥戴，因此对该案搁置不问，借词拖延，甘肃的各界有识之士莫不深感不平。甘肃大绅刘尔忻曾送李挽联一副：“毕竟是奇才，能使世间容不得；倘若成厉鬼，定从地下打翻来。”感叹与愤慨，跃然纸上。不久，马应邀出席一次宴席，在席上中毒暴毙，一时人们为之称快，平息了心头久积的怨愤。

从李镜清被暗杀一案，可见当时西军在甘肃的骄横，更可见陇省回汉间的民族隔阂已日益加深。甘督赵惟熙为缓和这种矛盾并分散西军的势力，报请袁世凯政府调西宁镇总兵兼青海办事长官马福祥为宁夏镇总兵，其所遗西宁镇总兵一职，原拟保荐忠武军统领周务学继任，只因周无力纳贿，只得作罢。马麒闻悉此讯，即请赖恩培向赵惟熙疏通。赖推说：“马玉清（即马麟，与马麟非同一人）想到西宁，我还没有向赵都督提说，将来看机会再商量。”马麒碰了个软钉子，仍锲而不舍，乃接受幕僚李乃棻的建议，以重金与赖恩培结为把兄弟。由于赖恩培曾是赵惟熙的门生，且又气味相投，于是赵乃接受赖的保荐，报请袁世凯任命马麒为西宁镇总兵。但挂牌多日，却未见正式任命状，马麒复向李乃棻请教何故。李分析道：“空口说白话，无济于事，马安良的保荐是正面的文章，如果没有内面的助力，恐将要耽误大事。”并提醒说：“西宁镇是挂印总兵，比较其他各镇缺分甚肥，如不给赵都督送贵重礼物，恐事有变化。”他还建议马麒：“莫若以重金贿赂，并拉拢督府中得力幕僚促成之。”马麒认为这是妙计，夤夜派其弟马麟，单骑驰赴拉卜楞寺（黄教寺院）嘉木样第四世活佛的管家宗哲处，借得金佛和黄金 200 两，由李乃棻转托赵的副官长田永祯送给赵，同时央请督府科长黎丹从中襄助。于是，不到 10 天工夫，赵惟熙正式委马麒署西宁镇总兵。

马麒受任西宁镇总兵后，心花怒放。于 9 月 20 日，进驻西

宁，大封亲属，优予任用。七叔马海渊，胞弟马麟，堂兄马万成，长子马步青，次子马步芳，堂弟马镛、马宝、马良，堂侄马步元、马步康、马步銮、马步祥、马步云、马步州、马步斗、马步全，妹丈马朝选，婿马庆、马驯，以及马为良、马天世、马虎臣、马朴、马铭骥等，均安置在要津，开始组成以同家族、同宗教、同地域为主的官僚结合体，亦即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从此时起，马麒把一向所恃为泰山的马安良丢开，由原属的精锐西军系统中脱离出来，在西宁地区独树一帜。青马集团至此基本形成。

当面装孙子 背后出阴招

马步芳是马麒的第2个儿子，1902年出生在甘肃河州扎藏沟。字子香，经名胡赛尼。小时曾学过阿拉伯文，粗知《古兰经》，汉文程度相当于初中。

1915年，马步芳随父从戎，任甘边宁海镇守使署一等参谋，1918年任宁海巡防马队第一营帮带（即副营长）。1920年，任骑兵第十五营管带（即营长）。后改编为骑兵第一营，驻防巴燕戎。全部兵力为180余人，马180多匹。

为了扩充兵力，他在军队中设军士教导连，仿照国民军的军事训练，整饬部队，并大量收罗横行导河、循化一带的盗匪马忠义、唐万才和喇平福等人为部属。为解决军需供应问题，马步芳于1922年在化隆县内强行摊派“营买粮”150余石（每石900市斤）、草8万多斤。虽名曰“营买”，实际是用军营中淘汰的老马和小菜牛以高价折抵，不及时值的一半。而且所摊派的“营买

粮”又都是小麦、豌豆。农民倾箱倒柜，所有麦、豆悉数交纳，不足之数，勒令以青稞充抵。麦、豆一石，折合青稞 1.5 石抵交。催粮兵弁马哈三等到各乡鞭打棍逐，气势甚凶。民间流传：“不怕白雨（指冰雹）打光，只怕马哈三下乡。”以后兵额越增，军粮也愈加愈重，最高者竟达 800 余石。马步芳为筹集经费，还攫取隆务寺一带牧民的羊毛。把积存军粮的 70%，勒令当地百姓运往该寺，以粮易毛，进行不等价的强制交换。并将掠夺来的部分粮食运往兰州贩卖，牟取暴利。其间复以每石 16 元的低价，向农民强购小麦 500 余石，转手以每石 60 元的时价，悉数卖给兰州太和粮店。经过这些残酷的掠夺压榨，化隆地区生产逐年下降，许多农户破产，田地荒芜。除少数地主、官僚外，多是家无隔宿之粮，身无遮体之衣，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生活濒于绝境。

马麟的外甥马禄，曾以银元 2 万元为资本，在化隆城内西街开设义源祥商号。吴可瑞为经理，雇用店员 13 人。该号的交易方式是将货物高价赊销，到粮食上市时，又以低价折收粮食，从中牟取暴利。马步芳见有利可图，即抢先在该商号投资，利用吴可瑞作内线。不到两年时间，在马步芳左顶右挪的手段下，挤掉了马禄。义源祥商号成了马步芳的独家私产。马步芳看到化隆盛产油菜籽，遂令义源祥以低价将城南河滩民有上等油坊 15 座，强行收买。并严禁民间贩运菜籽油，由义源祥独家垄断。

马步芳还在甘都修建住宅一处，作为化隆县城和循化、隆务寺、拉卜楞、导河地区的联络点。他利用民族宗教关系，通过伊斯兰教新派，把化隆所有回民地区的清真寺教长，统统改由自己的亲信充任。把一批地方上的恶霸、地主、讼棍、地痞，如城内的马应彪、马应海、周琰，西乡的韩发元、萧生林、马清，卡力岗的马如林，甘都的乃亥东等人，均加委为各清真寺的学董。把